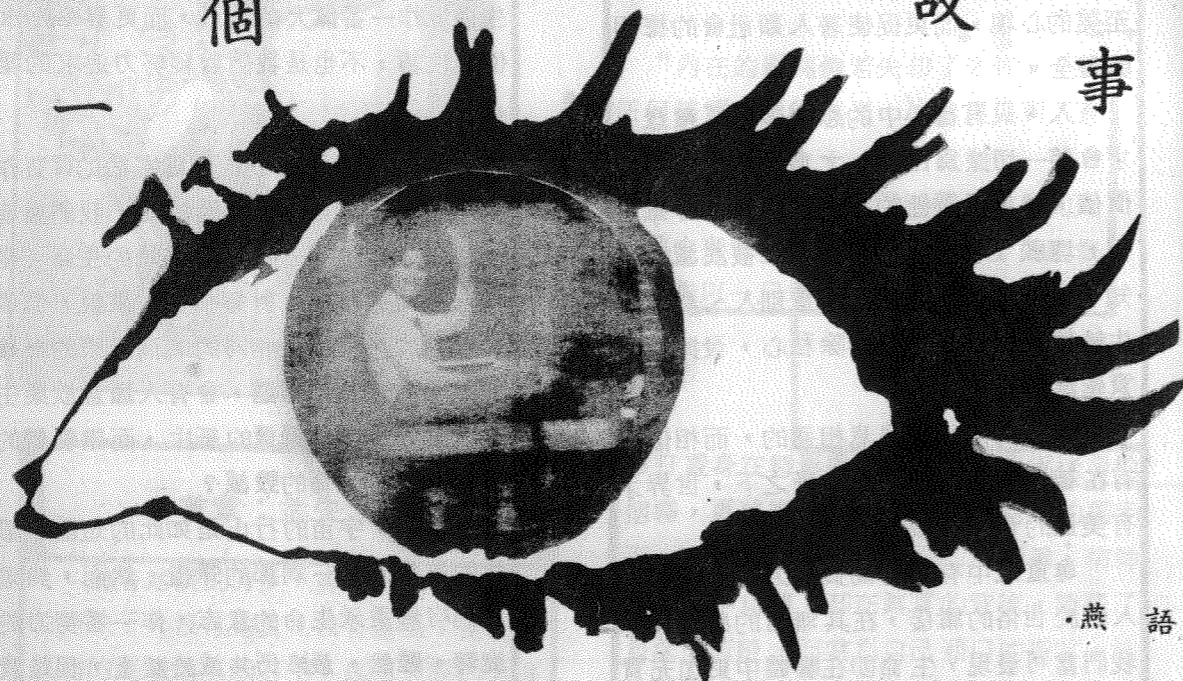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情聖的故事



·燕語

夜，朦朧的灑在視野，小徑有個孤獨的影子伴着月亮的銀光，子夜踮腳的履響，激人油生無名的恐怖，「我不是幽靈，我是哀兵——一個悲哀的新兵——」他心裡無力的吶喊着，「在逝去的日子裡沉落，莫懷……」

夜裡，他窩囊透了，居然老在腦中縈繞着她的影子，揮之不去，無奈的，他乃揆着棉被躺在他夢的床上。晨起，他無法適應那刺眼的陽光，他乃歇斯底里的沉憶昨夜；他連哭的力量都沒有，他真的不承認那段粉紅色的記憶竟褪色得如此快速。在一個 romantic 的夜晚，她說他不「瞭解」她，她說他不懂得「愛」，而那時他也只得以激動的口吻告訴她，他痴笨得

只知把整個生命浸在愛的漩流中。就這樣他再也無法在她那漂亮的眼睛裡尋出昔日的影子，於是，他領悟到了，她是月亮，那麼遙遠，那麼善變，於是，他想當阿姆斯特壯的夢也就碎了。

之後，他真的熟睡了好一陣子，當被那不規則的日子吵醒時，他突然感到世界太陌生，一切都已離他太遙遠，於是回憶就像個不開的幽靈，沉重得使他幾乎窒息，他又癱瘓了。「我為什麼還要惦念着它呢？為什麼還要為我的夢境守貞呢？」他想着，他要的只是一分平平凡凡的愛情，而她追求的並不是如此一個平平凡凡的藥學系學生，也許，她是認為一個醫科學生較能照顧她那瘦弱的身子……這種悲哀雖

會一度刺傷他那脆弱的自尊，但現在他倒也釋然了，在這現實的社會中，就她來說，誰能否認她的選擇不是「理智的」而是正確的呢？

痛苦使他的思想成了無主的遊魂，他曾試圖在那遼闊的雲天拾回超脫，然而最後他還是携着淒冷回到寞落……

他為了不合群而選擇了合群，他墮入了屬於活潑的人群中，跟着他們一塊的狂樂，但他永遠無法接受他們對他的弱點所施予的打擊，他的愛情是殘缺的，而他們却荒謬的進行愛情比賽，唾沫中，他翻騰、掙扎……

——能靜嗎？空虛的心是鐵打的——

——也許我該做夢——他的氣質這麼說。

——一個人可以被毀滅，但是不可以被打敗——海明威的聲音在他耳邊又嘹亮的響起。

這時，有人唱出一首貧血的戀歌，蒼白的譜韻中，有着瀝血的愛情，他又想到它了，在被寞落譏諷之後，他幻想着即將來臨的感情會是滋潤他槁萎的心的良藥，往後的日子，「愛情」將佔有他的生命，他會適時而生動的唱出一曲動人的戀歌，於是，不死的情聖便誕生了。

——失戀塑造成一個情聖，就像戰鬥將一個怯場的新兵磨練成一個不死的老兵一樣——

如今，他又以不平凡的手段獲得了一分可笑的愛情。最後，她逼着他共同走進假設的夢境。

——妳為什麼對我這麼好——他疑惑的問？

——我看重你——

啊！像殘冬的頌辭，這塵寰就要爆炸了，「我看重你，看重你，看重你啊……」把這句話施捨到愛情以外，他就不可能

如此悲哀的被否決掉，然而愛情却是獨立的。

終於這段情被證明是虛假的，他也就醒了，本來嘛，他稱讚她的美麗只是一種「外交詞令」罷了，而真正美麗的人是不會覺得自己是美麗的，只有那些綉花枕頭才會覺得自己不同凡響的美。

愛情只是他寂寞的傀儡。

他追求快樂，雖然因此而吃虧，他也高興。

描寫女孩子比描寫月亮更快樂。而女孩子根本不是月亮，她們只是環繞在月亮旁的衆星，在月亮最光亮時，她們只有黯然的隱去。她們只會在背後罵你死鬼、懶鬼……男孩子在女孩子心目中永遠是個不留陰影的鬼。

——男人！你的鬼是什麼？——

—————

男人是不說廢話的動物，他沒有鬼。

鬼是不存在的靈，當燐火熄滅時，當灰燼被風捲吹，一切就屬虛無了。

走在淡黃的月光下，道路是清冷的，他的心泛起了一股涼意，突然，一線靈光衝出意念，「女人是男人的鬼」，月亮很快的隱入雲層，鬼，不再是可怕的了。

